

服刑监狱；对于常人来说是个忌讳、陌生的地方，罪犯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更让人难以置信。据监狱教育科统计，那些最不能安心服役、情绪最不稳定的，不是性情残暴的罪犯，而是那些遗有不能自立又无人照料的孩子。无所依托、流浪街头的子女让他们心焦气躁甚至挺而走险越狱外逃。

太阳村为服刑人的孩子而建

陕西省监狱局从事报纸编辑记者工作的警官张淑琴女士在走访罪犯家庭时发现，因为父母的入狱，其子女被迫陷入困境，有的流浪乞讨、遭受虐待，有的挣扎于饥饿、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之中，更有一些孩子流离失踪下落不明，甚至还有孩子步父母之后尘，走上了犯罪道路。这些孩子们的悲惨处境令张淑琴警官倍受震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深厚的仁慈之心，促使她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多方压力，奔走呼吁于1996年在陕西创办了第一个替服刑人员代养代管子女的儿童村——太阳村。十多年来，经过张淑琴女士的不懈努力，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资助帮助下，在陕西、北京、河南、江西和青海共创办了六座太阳村，先后抚养特殊儿童2000多名。目前这6家机构正在救助的儿童有400余名，总部设在北京太阳村。

2009年3月21日德国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副主席高岩博士与张淑琴女士共同签署了在太阳村设立“太阳村逸远基金”的合作协议，资助全国太阳村中的6名高中生和20名初中学生的学业，每年资助金额为五万人民币，约合5600欧元。德国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是由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初留学德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起，于2008年8月在北威州政府注册成立的。对于第一个旅德华人民间慈善教育基金会的建立，本报曾予以整版大幅报道，并长期义务为其刊登宣传广告。笔者本人同时也是基金会成员，于今年4月13日回国回京探亲之际，前往北京太阳村进行了拜访采访。

德国逸远基金会奉献爱心

这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晴好天气，笔者携夫君来到了位于北京市郊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的太阳村。太阳村院落很大，一栋栋简易木板房错落排列其中，木板房四周小树、菜畦环绕，不闻喧闹声，予人以简单、整洁、安静之最初印象。

在接待室里我们见到了负责接待工作的高峰先生，他是转业军官，会英语，负责太阳村的外事接待。与高峰先生交谈期间，负责和我们基金会联系的边珂女士也来到接待室。边珂女士很年轻，研究生毕业，现任主任助理。据他们介绍，目前北京太阳村有90多个长住的孩子，就近在板桥村学校读书。板桥村小学就在太阳村隔壁，我们下公交车时曾路过。这些孩子大都来自西部贫困地区。因为贫穷、落后、愚昧那里的犯罪率较高，他们的状况均为父母双方服刑，或一方服刑另一方死亡，家中无人无力抚养，由监狱教育科的调查推荐或孩子所在居委会、社区的介绍护送而至。由于政府对此类情况没有资助扶持政策，故太阳村的经费主要是靠社会各界团体及个人捐助。此外太阳村办有自己的果园、农场，由一些农工管理种植，并过渡性安置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就业。太阳村的孩子们也经常参与农场果园劳动。北京太阳村目前约有20名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各有不同的专业，负责管理、



让罪犯的后代活在阳光下 德国华人捐助北京太阳村

本报记者 红柳

教育、照料孩子等各方面的工作。与其他行业的员工相比，他们须具备更多的奉献精神和爱心。

高峰先生与边珂女士带领我们参观了整个太阳村。所有的木板房结构相似，设施简单实用：一间宽敞的客厅室、两间摆满上下两层铁床的寝室、一间洗漱卫生间。各木板房内容厅室的家具各不相同，看得出这些家具来自于不同捐赠。女孩子的床上都摆有毛绒玩具，也有的床前堆满了书籍，还有一间男生寝室放着一把吉它。相信这些都是出于爱心人士们的奉献。我们在太阳村里看到了两栋德国人捐赠的木板房：“戴·姆勒·克莱斯勒爱心小屋”和“德国妈妈小屋”。踏实做事的德国人将慈善爱助的传统带到了全世界各需要帮助的贫困地区，也带到了太阳村。

逸远基金会资助的学生

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资助的26名学生中有两名在北京太阳村(为保护他们的隐私笔者决定不写出他们的名字)。据介绍，其中一位少年的父母因贩毒而被判重刑，因家中无人抚养他很小就被送到这里。因中国的高考政策是须在户口所在地参加考试，这个少年现已回到老家的寄宿学校读书，将来准备报考大学。故此我们没能见到他。另一位少年的故事则让人更辛酸不已：他曾有一个恐怖的童年，父亲长期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一次情急中妻子杀死了施暴的丈夫，被判无期徒刑关在狱中。家破人亡、无人收留的他被送到了太阳村。这个孩子心气极高，敏感而自尊，学习非常努力，一心想上大学连中专都不要读。他在回老家读高中时寄住在亲戚家里，由太阳村提供经济资助。但他在亲戚家生活得很不愉快，双方无法理解沟通，无奈被接了回来。更不幸的是他患上了严重的眼疾，被医生确诊为先天性，难以治愈，很可能导致失明。这一系列的变故对他打击极大，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及自闭倾向。

在“德国妈妈小屋”里笔者见到了这个少年，他身材发育正常个头不矮，但勾肩缩背，似乎时刻要隐藏自己，迟疑、戒备的表情上找不到一丝少年的蓬勃朝气。让人看着很心疼。我们将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张逸远先生赠送的一支名牌笔及我们从德国带来的巧克力饼干送给

他，并和他聊了一会儿，他基本上是面无表情沉默不语。我几乎要涌出了眼泪。他曾经的理



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成员看望资助的学生

想是“考上清华大学”，不知今生他是否还能实现这个愿望？

我们又来到太阳村的“宝宝室”参观，这里由保育员阿姨照管着一些六岁以下的幼儿。几个年幼的孩子活蹦乱跳地在地板上玩耍，见我们进来一窝风地跑过来，直奔我手上提着的糖果袋。看得出来，孩子们是经常见大世面的，毫不惧生，七嘴八舌地向我们问好、道谢，非常活泼可爱。还有一个小男孩递给我一张纸，让我给他折飞机。被那双纯真的眼睛如此信任，我真感受宠若惊。

宝宝室里最小的孩子是两个月大的女孩，并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个月。她们是在云南某地的医院里刚出生时被偷走的。警察在火车上抓获了一夥人贩，解救出这两个刚出生没几天的婴儿。由于孩子被几经转手倒卖，被抓的人贩子也不清楚孩子的来源。至今案子未破，没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因为她们不属于孤儿也不能被领养。其中一个被起名叫草莓的女孩登着一双乌黑亮的大眼睛冲我欢快地叫嚷着。“妈妈”、“爸爸”这个最先被幼儿学会的词对于她们可能会是陌生的了。想必她们的父母也时刻在为不知生死下落的亲骨肉而痛苦流泪。

太阳村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痛苦的故事。告别太阳村踏上归途我的心情格外沉重难过，为那些被不幸的命运抛入困境绝境中的孩子们。如果我们愿意，分出一份疼爱自己孩子的情感，奉献一捧仁慈，舍出一点钱财，去帮助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让他们也能和我们在同一蓝天下享受太阳的温暖，我们的



笔者与太阳村的幼儿一起玩耍

心一定会因此而收获更多的喜悦和知足。实际上周末节假日来太阳村奉献爱心的人很多。世界各地更有很多人，不论是富人，名人还是普通人，不论是我所认识的张逸远先生、王炜先生还有更多我所不认识的人士，都在默默地从事着慈善事业。这个世界会因了他们的善良之心、慈善之举，而减少贫困减少犯罪，而更加和谐安祥。

逸远基金会呼吁：



找不到父母的小草莓

逸远基金会注册时有二十一万欧元注入本金。基金会运作的法规原则是本金不容许动用，只能使用利息。目前利息极低，利息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对太阳村的承诺，况且基金会还有其它重要的资助项目(资助孤儿、残疾大学生、特困高中生等)。继2009年五万元人民币后，2010年基金会已汇给太阳村三万元人民币，目前约有二万元人民币(约合2200欧元)尚无着落。募捐在于积少成多，每个欧元都在改变着需要帮助的孩子的命运。如果你能献上一分爱心给那些孩子们，我们不胜感谢。逸远基金会的运行花费为零，所有办公出差等费用全部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由此，基金会能保证捐款的分分钱全部用到项目上。

捐款时请写上捐款项目：Sonnendorf

Kontoinhaber: Stiftung YFCE

Konto: 66 88 22

BLZ: 320 700 24

Deutsche Bank

Spendenzweck: Sonnendorf

北京太阳村网址: www.sunvillage.con.cn

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网址:

www.yiyuan-foundation.org